

闲话文人 汪舟  
王国维读书“四法”



王国维(资料图)

王国维是近代难得一见的勤奋刻苦的读书人,他曾经说过:“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,故最爱而难舍去者,亦惟此耳!”王国维一生爱书、搜书、嗜书、读书,通过独特的读书方法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地位。

王国维主张直透纸背地读书。王国维从16岁开始,就研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在嗜文史、长校勘、精词章方面已初显端倪。18岁时,他细阅经学大家俞樾《群经平议》,专门撰文逐条批驳,让同代学人刮目相看。当他从事自己喜好的专业之后,更是对不可或缺之书下力气细读、精读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以直透纸背的眼光读书,绝不敢马虎、潦草。王国维精读细阅之书大多是前人做过不少工作的“善本”,而在阅读的过程中,依然是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,特别地仔细认真,小心谨慎。最典型的例子,莫过于校读《水经注》。《水经注》经过清代数位大儒努力,基本上可以给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,但王国维没有轻信前人,就此止步,他又以独特、挑剔的眼光,进行了长时间的校勘,终于求得了满意的效果。据北京图书馆透露,经王国维手校手批写成跋语的古籍,被收藏的有190种之多;日本《东洋文库书报》刊载,东洋文库中有25种王国维亲手批校之书,被列为“特殊本”收藏。

相互比较地读书,也是王国维摸索出来的读书诀窍。王国维认为,有比较才有鉴别。读书时使用比较法,不仅能够发现问题,而且可以帮助读书人提高认识,锤炼见解。王国维的比较读书法使用最多的是对古籍的整理、校勘,正因为他擅长比较,又加上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,所以经其手整理、校勘的古籍质量均属上乘。比如,王国维读词时,还自觉地将词与词、此一词人同彼一词人的意境、神韵、风格、表现手段、失误等诸多方面进行对比。同时,他还将此一时代的词人同前一时代或后一时代的词人、甚至是诗人进行对比。通过对比,可以使某词人的特点更为突出,这样,对词人的了解就更加深透、全面、准确。

王国维提倡探求本源地读书,坚持用疑问的眼光去读书,在读书之时,就极易发现问题。为了解决发现的问题,他常常一部书连着一部书地读,不间断,这就是他的探本求源读书法。

王国维喜欢循序渐进地读书。王国维读书目的明确,要求严格,不急不躁,循序渐进。如研读康德,对其著作中某些章节的精神领会不透,他便暂时停下,而去读叔本华。因叔本华是通解康德的关键,读完叔本华之书,再回过头来读康德。反复数次,所有的疑难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他研究戏曲史,先从通读、辑校唐五代词,搜罗宋、金、元词目入手,再转向曲目地找寻,撰成《曲录》,接着,以《曲录》所列书目为向导,从众书中寻找滑稽戏的材料,撰成《优语

录》;考证戏曲的缘起,著《戏曲考源》。戏曲是戏曲作者撰成的,他便仔细研究作者们的生平,专攻《录鬼簿》。再深一层,重点讨论大曲问题,脚色问题,一层更进一层,一个问题的探讨比另一个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。经过五年时间的精心准备,最后形成总结的成果——《宋元戏曲史》。王国维就是这样由浅入深、由点及面、由表进里,循序渐进地读书做学问。前面的读书是为后面的读书治学作准备、打基础,后面的读书又是前面读书活动的深入和提高。

王国维治学过程中创立的独特读书方法奠定了他学术上的伟大成就。图

佳节词话 钱续坤  
摸秋之美

与孔乙己的名言“窃书不算偷”如出一辙,在皖西南的乡村,也有这么一句流行广泛的俗语:“摸秋不算偷。”——好一个“摸”字,在特定的语境里既含蓄委婉,又非褒非贬,且带有几分戏谑的味道,真是妙不可言,让人忍俊不禁。

所谓“特定的语境”,这是针对中秋佳节这一传统节日而言的,因为唯有在这一天的夜里,“摸秋”是名正言顺地被村规民约所允许的,其他的时间就多少有点“偷盗”的嫌疑了。关于这一习俗的由来,坊间流传着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:相传元朝末年,农民为反抗元朝残暴的统治纷纷起义。当时有一支农民起义军,纪律十分严明,所到之处秋毫无犯。一天,起义军转移江都,深夜不便打扰百姓,便在旷野中露天宿营。夜半时分,有几位战士饥饿难忍,便在田间摘了一些瓜果充饥,不料此事被主帅发觉,准备等天明之后将他们治罪。村民们得知此情,纷纷为他们开脱过错,有一老者随口说道:“八月摸秋不为偷。”那几个战士因此语而获赦免。那天正好是中秋,从此留下了“摸秋”的习俗,并一直传承沿袭下来。

其实在我国许多地区,都流行着“摸秋”的习俗,不过这一习俗与上述故事毫无瓜葛,而是更多地寄予着人们对繁衍生息的美好心愿。据清代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记载:“女伴秋夜出游,各于瓜田摘瓜归,为宜男兆,名曰摸秋。”此处所谓的“摸秋”,事实上更像是一种简单的祈福,或者说一种心灵的朝圣。据老一辈们相传,结婚后尚未生育的女子,摸到南瓜的即可生男孩,因为“南”与“男”谐音;摸到扁豆的则会生女孩,因为扁豆也称“蛾眉豆”。显然,这是没有半点科学依据的,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乐此不疲地玩着这种“民间游戏”,并且将其外延逐渐扩大,吸引着更多的孩子也踊跃地加入其中,所以家长们对此大多是有意放纵,甚至是故意怂恿,结果无非讨个吉利的“噱头”——摸到葱,则认为孩子从小天资聪颖;摸到瓜,则预示孩子以后不愁吃穿。当然了,其它的果、豆、菜等,都在可被摸的范围之内,前提只有两个:一是千万不要被人发现,否则摸秋就不灵验了;二是切切不可空手而归,否则将来会一事无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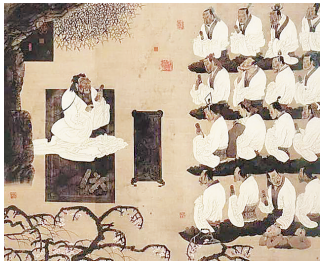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正是因为这两个前提,民间这种经久不衰的“益智游戏”,一般都会提前十天半月,经过婆婆们的“精心策划”:想生男孩的人家,四处物色邻家南瓜的种植情况,哪个已经成熟、哪个更加壮实,早就烂记于心了,只等八月中秋月明时,让自家的儿媳猫着身子潜行,到达指定的位置后,手到擒来即可。更有趣的是,这家媳妇的婆婆会提前向种有南瓜的那家打好招呼:“她婶,明晚让我家儿媳上你家地里摸秋去!”

被摸秋的那家,不仅不以损失了瓜果为憾,反而以此为荣,以此为乐,会在第二天清早急忙赶到田间地头,查看自家被摸秋的具体情况,相互之间分享和谈论着被摸秋的多少,被摸得最多的人家,通常是最享受和最幸福的,因为乡俗流传,这家的家运将会更加地兴旺,日子将会更加地殷实。

孩子们对南瓜的成熟与否显然不感兴趣,他们原本“贼溜溜”的眼睛,一致“直勾勾”地锁定在白天就“侦察”好的目标上,花生、玉米、山芋等农作物自不必说了,就连树上鲜亮透红的柿子、嘟着嘴儿的石榴、清香四溢的苹果,也无不纳入被“摸”之列。但是乡村的孩子大多深知劳动的艰辛,基本懂得收成的不易,他们在摸秋时,既不贪婪成性地多摘,也不狼吞虎咽地多吃,图的就是那份看似狡黠、实则嬉戏的乐趣,要的就是那种看似桀骜、实则守规的情调。——还有什么比这种见好就收的优秀品德,更能让人萦绕于怀吗?还有什么比这种小满即止的优良传统,更能让人感恩不尽吗?

美丽动人的故事,美好幸福的祝愿,美善分明的品德,赋予了摸秋这种“民间游戏”,更静逸的田园之美、更温馨的生活之美、更澄澈的人性之美。图

百味书斋 魏益君  
最美“尊师”古诗词



国画中的孔子与其弟子

“绿野堂开占物华,路人指道令公家。令公桃李满天下,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唐代白居易的《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》,一首优美的盛赞老师的诗歌。诗说,绿野堂建成之后占尽了万物的精华,路人指着宅子说这是裴令公的家啊。裴令公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,哪里用得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呢?

教师,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他们将大好年华付与三尺讲台,手执三寸粉笔,在一面黑板上书写大千世界,教导莘莘学子,不为回报,只是为了一份责任。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,古代文人更是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的赞美老师的诗歌。

古人对教师职业的比喻,总是透着轻松明快,清新隽永。“浩荡离愁白日斜,吟鞭东指即天涯。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——清代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·浩荡离愁白日斜》,将老师比作落红。“不论平地与山尖,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。”——唐代罗隐的《蜂》将老师比作辛勤的蜜蜂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”——唐代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将老师比作春雨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晓镜但愁云鬓改,夜吟应觉月光寒。蓬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——唐代李商隐的《无题》,将老师比作勤劳的春蚕和燃烧的蜡烛。

清代郑板桥的《新竹》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谊说的尤为贴切,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。明年再有

新生者,十丈龙孙绕凤池。”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,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。学生就如同竹子一般,是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,不断成长,最终青出于蓝。

类似尊师敬师的诗还有很多,优美中给人思索,让人心生共鸣。如:唐代刘商的《酬问师》:“虚空无处所,仿佛似琉璃。诗境何人到,禅心又过诗。”再有唐代白居易的《远师》:“东宫白庶子,南寺远禅师。何处遥相见,心无一事时。”还有唐代李白的《寻雍尊师隐居》:“群峭碧摩天,逍遥不记年。拨云寻古道,倚石听流泉。花暖青牛卧,松高白鹤眠。语来江色暮,独自下寒烟。”图

季候物语 田秀明  
满架秋风扁豆花

“一阵秋风起,满怀乡愁生”,文人笔下的秋风最是不能触碰的,稍一撩拨,便会无端地生出些许乡愁。几重秋风过后,家乡的扁豆花开了,雪白色的或是紫红色的花骨朵儿傲立于油绿青碧的蔓叶间,或羞涩地含苞欲放,或豪放地争妍斗艳,一串串,一嘟嘟,随风飘过来一阵阵淡淡的花香,寂静而不张扬,浓郁而不热烈。

每年春天,母亲都会在老家的小院墙角处随手丢下几粒扁豆的种子,一场春雨之后,苏醒了扁豆种子睁开朦胧的睡眠,探头探脑的,一溜边的扁豆藤蔓附着在斜倚的竹竿上,互相缠绕着一路向上攀援。心形的叶子,一片挨着一片,一片挤着一片,簇拥成一架架绿色的屏障。

扁豆花如约地开在秋天里。每一次秋天里回到老家,我都喜欢在扁豆架前站上一站,那铺天盖地状如蝴蝶兰的扁豆花,肆无忌惮地吐露着芬芳,怎么看怎么欢喜,怎么闻怎么愉悦。如果能在一个宁静的清晨,静下心来,侧耳细听,仿佛还能听到扁豆花开的声音,扑棱棱的,那样悦耳,又那样亲切。

小的时候,每到秋天,扁豆是我家餐桌上的常客,母亲总会变着花样为我们做扁豆菜。清炒扁豆,扁豆烧芋头,难得吃上一回扁豆烧肉。扁豆的清香,肉的肥腴,就连盘中汤汁泡饭的美味,至今也是让我难以释怀。偶尔母亲也会为我们做上一顿扁豆焖饭,新鲜采摘的扁豆,个个壮实饱满,皮薄肉厚,掐头去筋后与大米一同下锅,出锅时撒上些许精盐,再淋上几勺热油,清香可口的扁豆焖饭浓郁了我的童年时代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落魄流落到苏北小镇安丰时,在厢房的门槛上写下这样一副对联。郑板桥当时的心境应该是失意的,但是大家就是大家,寥寥十余字,他却把伤感抛弃得无影无踪,把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肃杀的秋风难免会滋生出许多惆怅,这惆怅里便长满了长长的乡愁。亦如这小小的扁豆,总能给我平添几多绵绵的牵挂和亲情的温暖,飒飒秋风里,始终有一朵扁豆花还在开着,淡雅而芬芳。

母亲又送来了一篮子扁豆,家乡的扁豆依旧还是那样甘甜爽口,彼时我更加怀念家乡的扁豆,还有那个开满扁豆花的农家小院。其实乡情更恰似一条长长的扁豆蔓,一头牵着根植于土地上的家乡,一头牵着离乡多年的我,长在我心头的扁豆蔓,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扯也扯不断,牵也牵不完。

又是一年秋风劲,家乡的扁豆花应该还在次第地绽放着,绽放在秋风里,也绽放在我的心田里。图